

石 点 头

天然痴叟
著

【藏书导读】

《石点头》十四卷十四篇,存世有明末叶散池刊本,为木犀轩的典藏之一。

《石点头》的体制与《拍案惊奇》比较接近,充分利用入话及篇中穿插的说话人道白,宣传做人的道理,为主题服务。与前后的一些话本小说比,《石点头》既有大胆突破传统看法之处,如歌颂爱情,不强调妇女贞节观;又有很多浓于其他小说的劝惩味。比如说,一般小说写男女私订终身,然后私奔,当男子状元及第或考中进士,衣锦还乡时,女子的父母总是不记以前的羞愧屈辱,转而欢天喜地,私奔的男女,也总是夫妇和睦、富贵荣华、高寿多子。但在本书《莽书生强图鸳侣》中却截然不同。当莫可荣华而归,斯员外仍不原谅他们的过错。《石点头》虽多因果说教,但自清道光十八年(1838)以来,仍被列入淫词小说禁目之中。

李盛铎木犀轩曾藏有此书。

【名家导引】

木犀轩藏书是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室的基础。木犀轩主人李盛铎(1859—1934),小名黑吼,椒微,号木斋。李氏木犀轩藏书主要有五大来源:一是湘潭袁芳瑛卧雪庐藏书;二是日本古籍;三是李氏先人藏书;四是敦煌卷子;五是平常所收各家藏书之精华。所以,木犀轩藏书不仅数量多,质量也很高,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,尤其宋元本、抄本、校本、稿本较多。同时代另一藏书家伦哲如称他是“吾国今日惟一大藏书家”。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的李藏书有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、《四库全书》。

冯梦龙序

石点头者，生公在虎丘说法故事也。小说家推因及果，劝人作善，开清净方便法门，能使顽夫伥子，积迷顿悟，此与高僧悟石何异。而或谓石者无知之物，言于晋，立于汉，移于宋，是皆有物焉凭之。生公游戏神通，特假此一段灵异，以耸动世人信法之心，岂石真能点头哉？噫！是不然。人有知，则用其知，故闻法而疑。石无知，因生公而有知，故闻法而悟。头不点于人，而点于石，固其宜矣。且夫天生万物，赋质虽判，受气无别，凝则为石，融则为泉，清则为人，浊则为物。人与石兄弟耳！

盲人不知视，聋人不知听，粗人不知文，是人亦无知也。月林有光明石，能照人疾，则石而知医；阳州北峡中有文石，人物、溪桥、山林、楼阁毕具，则石而知画；晋平海边有越王石，郡守清廉则见，否则隐，则石而知吏事；是石亦有知也。望夫江郎，登山而化，人未始不为石。金陵三古石，为三举子，向吴太守仲度乞免煨烬，石亦未始不为人。丈人丈人之云，安在石之不如人乎？浪仙氏撰小说十四种，以此名编。若曰生公不可作，吾代为说法，所不点头会意，幡然皈依清净方便法门者，是石之不如者也。

古吴龙子犹撰

第一回 郭挺之榜前认子

阴阳畀赋了无私，李不成桃兰不芝。

是虎方能生虎子，非麟安得产麟儿。

肉身纵使睽千里，气血何曾隔一丝。

试看根根还本本，岂容人类有差池。

从来父之生子，未有不知者。莫说夫妻交媾，有征有验，就是婢妾外遇，私己瞒人，然自家心里，亦未尝不明明白白。但恐忙中忽略，醉后糊涂，遂有已经生子，而竟茫然莫识的。

昔日有一人，年过六十，自叹无子，忽遇着一个相士，相他已经生子，想是忘记了。此人大笑说道：“先生差矣。我朝夕望子，岂有已经生子，而得能忘记之理？”相士道：“我断不差。你回家去细细一查，便自然要查出。”此人道：“我家三四个小妾，日夜陪伴，难道生了儿子，瞒得人的。叫我那里去查？”相士道：“你不必乱查。要查只消去查你四十五岁丙午这一年五月内，可曾与妇人交接，便自然要查着了。”此人见相士说得凿凿有据，只得低头回想。忽想起丙午这一年，过端午吃醉了，有一个丫头服侍他，因一时高兴，遂春风了一度。恰恰被主母看见，不胜大怒，遂立逼着将这丫头卖与人，带到某处去了。要说生子，除非是此婢，此外并无别人。相士道：“正是他，正是他。你相中有子不孤，快快去找寻，自然要寻着。”此人忙依言到某处去找寻，

苑

果然寻着了，已是一十五岁，面貌与此人不差毫发。因赎取回来，承了宗嗣。你道奇也不奇？这事虽奇，却还有根有苗，想得起来。就寻回来，也只平平。还有一个全然绝望，忽相逢于金榜之下，岂不更奇？待小子慢慢说来。正是：

命里不无终是有，相中该有岂能无。

纵然迷失兼流落，到底团圆必不孤。

话说南直隶庐州府合肥县，有一秀才，姓郭名乔，表字挺之。生得体魄丰洁，宛然一美丈夫，只可恨当眉心生了一个大黑痣，做了美玉之瑕。这郭秀才家道也还完足，又自负有才，少年就拿稳必中，不期小考利，大考不利。到了三十以外，还是一个秀才，心下十分焦躁。有一班同学的朋友，往往取笑他道：“郭兄不必着急，相书上说得好，龟头有痣终须发。就到五六十上，也要中的，你愁他怎么！”郭秀才听了，愈加不悦，就有个要弃书不读之意。喜得妻子武氏甚贤，再三宽慰道：“功名迟早不一，你既有才学，年还不老，再候一科，或者中去，也不可。”郭乔无奈，只得又安心诵读，捱到下科。不期到了下科，依然不中。自不中也罢了，谁知里中一个少年，才二十来岁，时时拿文字来请教郭秀才改削，转高高中在榜上。郭乔这一气，几乎气个小死，遂将笔砚经书，尽用火焚了，恨恨道：“既命不做主，还读他何用？”武氏再三劝他，那里劝得他住，一连在家困了数日，连饮食都减了。武氏道：“你在家中纳闷，何不出门寻相知朋友，去散散心也好。”郭乔道：“我终日在朋友面前，纵酒做文，高谈阔论，人人拱听。今到这样年纪，一个举人也弄不到手，转被后生小子轻轻夺去，叫我还有什么嘴脸去

愿

见人？只好躲在家里，闷死罢了。”

正尔无聊，忽母舅王袞，在广东韶州府乐昌县做知县，有书来与他，书中说：“倘名场不利，家居寂寥，可到任上来消遣消遣。况沧湖泷水，亦古今名胜，不可不到。”郭乔得书大喜，因对武氏说道：“我在家正闷不过，恰恰母舅来接我，我何不趁此到广东去一游！”武氏道：“去游一游虽好，但恐路远，一时未能便归。宗师要岁考，却教谁去？”郭乔笑道：“贤妻差矣！我既远游，便如高天之鹤，任意逍遥，终不成还恋恋这顶破头巾。明日宗师点不到，任他除名罢了。”武氏道：“不是这等说。你既出了门，我一个妇人人家，儿子又小，倘有些门头户脑的事情，留着这秀才的名色搪搪，也还强似没有。”郭乔道：“既是这等说，我明日动一个游学的呈子在学中，便不妨了。”因又想道：“母舅来接我，虽是他一段好意思，但闻他做官甚是清廉，我到广东，难道死死坐在他衙中？未免要东西览游，岂可尽取给于他？须自带些盘缠去方好。”武氏道：“既要带盘缠去，何不叫郭福率性买三五百金货物跟你去，便伸缩自便。”郭乔听了大喜道：“如此更妙！”遂一面叫郭福去置货，一面到学中去动呈子。不半月，呈子也准了，货物又置了，郭乔就别了武氏，竟往广东而去。正是：

名场失意欲销忧，一叶扁舟事远游。

只道五湖随所适，谁知明月挂银钩。

郭乔到了广东，先叫郭福寻一个客店，将货物上好了发卖，然后自到县中，来见母舅王知县。王知县听见外甥到了，甚是欢喜，忙叫人接入内衙相见，各叙别来之事，就留

怨

在衙中住下。一连住了十数日，郭乔心下因要弃去秀才，故不欲重读诗书。坐在衙中，殊觉寂寞。又捱了两日，闷不过，只得与母舅说道：“外甥此来，虽为问候母舅并舅母二大人之安，然亦因名场失利，借此来散散愤郁。故今稟知母舅大人，欲暂出衙，到各处去游览数日，再来侍奉何如？”王知县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你初到此，地方不熟，待我差一个衙役，跟随你去，方有次第。”郭乔道：“差人跟随固好，但恐差人跟随，未免招摇，有碍母舅之官箴，反为不妙。还是容愚甥自去，仍作客游的相安于无事。”王知县道：“贤甥既欲自游，我有道理了。”随入内取了十两银子，付与外甥道：“你可带在身边作游资。”郭乔不敢拂母舅之意，只得受了。遂走出衙来，要到郭福的下处去看看。不期才走离县前，不上一箭之远，只见两个差人，锁着一个老儿，往县里来。后来又跟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，啼啼哭哭。郭乔定睛将那女子一看，虽是荆钗裙布，却生得：

貌团团似一朵花，身袅袅如一枝柳。眉分画出的春山，眼横澄来的秋水。春笋般十指纤长，樱桃样一唇红绽。哭声细细莺娇，鬓影垂垂云乱。他见人，苦哀哀无限心伤；人见他，喜孜孜一时魂断。

郭乔见那女子，生得有几分颜色，却跟着老儿啼哭，像有大冤苦之事，心甚生怜。因上前问差人道：“这老儿犯了甚事，你们拿他？这女子又是他甚人，为何跟着啼哭？”差人认得郭乔是老爷亲眷，忙答应道：“郭相公，这老儿不是犯罪，是欠了朝廷的钱粮，没得抵偿，今日是限上该此，故带他去见老爷。这女子是他的女儿，舍不得父亲去受刑，情

愿卖身偿还。却又一时遇不着主顾，故跟了来啼哭。”郭乔道：“他欠多少银子的钱粮？”差人道：“前日老爷当堂算总，共该一十六两。”郭乔道：“既只十六两，也还不多，我代他偿了罢。”因在袖中，将母舅与他作游资的十两，先付与老儿，道：“这十两，你可先交在柜上；那六两可跟我到店中取与你。”老儿接了银子，倒在地下，就是一个头，说道：“相公救了我老朽一命，料无报答。只愿相公生个贵子，中举中进士，显扬后代罢。”那女子也就跟在老儿后面磕头。郭乔连忙扯他父女起来道：“甚么大事，不须如此。”差人见了，因说道：“郭相公既积阴骘怜悯他，此时老爷出堂还早，何不先到郭相公寓处，领了那六两银来一同交纳，便率性完了一件公案。”郭乔道：“如此更好。”遂撒身先走，差人并老儿女子俱随后跟来。郭乔到了客店，忙叫郭福，取出一封十两纹银，也递与老儿道：“你可将六两凑完了钱粮，你遭此一番，也苦了，余下的可带回去，父女们将养将养。”老儿接了银子，遂同女儿跪在地下，千恩万谢的只是磕头。郭乔忙忙扯他起来道：“不要如此，反使我不安。”差人道：“既郭相公周济了你，且去完了官事，再慢慢的来谢也不迟。”遂带了老儿去了。郭乔因问郭福货物卖的如何，郭福道：“托主人之福，带来的货物，行情甚好，不多时早都卖完了。原是五百两本银，如今除去盘费，还净存七百两，实得了加四的利钱，也算好了。”郭乔听了欢喜道：“我初到此，王老爷留住，也还未就回去。你空守着许多银子，坐在此也无益。莫若多寡留下些盘缠与我，其余你可尽买了回头货去，卖了，再买货来接我，亦未为迟。就报个信与主母也

好。”郭福领命，遂去置货不题。

郭乔分付完了，就要出门去游赏。因店主人苦苦要留下吃饭，只得又住下了。刚吃完酒饭，只见那老儿已纳完钱粮，消了牌票，欢欢喜喜，同着女儿，又来拜谢郭乔。因自陈道：“我老汉姓米，名字叫做米天禄。娶妻范氏，止生此女，叫做青姐。生他时，他母亲曾得一梦，梦见一神人对他说：‘此女当嫁贵人，当生贵子，不得轻配下人。’故今年一十八岁，尚不舍得嫁与乡下人家。我老汉止靠着有一二十亩山田度日，不料连年荒旱，拖欠下许多钱粮，官府追比甚急，并无抵偿，急急要将女儿嫁人。人家恐怕钱粮遗累，俱不敢来娶。追比起来，老汉自然是死了，女儿见事急，情愿卖身救父，故跟上城来，又恨一时没个售主。今日幸遇大恩人，发恻隐之心，慨然周济，救了老汉一命，真是感恩不尽。再四思量，实实毫无报答。惟有将小女一身，虽是村野生身，尚不十分丑陋；又闻大恩人客居于此，故送来早晚服侍大恩人，望大恩人鉴老汉一点诚心，委曲留下。”郭乔听了，因正色说道：“老丈这话就说差了，我郭挺之是个名教中人，决不做非理之事。就是方才这些小费，止不过见你年老拘挛，幼女哭泣，情甚可怜。一时不忍，故少为周急，也非大惠。怎么就思量得人爱女？这不是行义，转是为害了，断乎不可！”米老儿道：“此乃老汉一点感恩报德之心，并非恩人之意，或亦无妨，还望恩人留下。”郭乔道：“此客店中，如何留得妇人女子。你可快快领去，我要出门了，不得陪你。”说罢，竟起身出门去了。正是：

施恩原不望酬恩，何料丝萝暗结婚。

到得桃花桃子熟，方知桃叶出桃根。

米老儿见郭乔竟丢下他出门了，一发敬重他是个好人。只得带了女儿回家，与范氏说知。大家感激不胜，遂立了一个牌位，写了他的姓名在上，供奉在佛前，朝夕礼拜。乡下有个李家，见他钱粮完了，又思量来与他结亲。米天禄夫妻倒也肯了。青姐姐因辞道：“父亲前日钱粮事急，要将我嫁与李家，他再三苦辞。我见事急，情愿卖身救父，故父亲带我进城去卖身。幸遇着郭恩人，慨然周济。他虽不为买我，然得了他二十两银子，就与买我一样。况父亲又将我送到他下处，他恐涉嫌疑，有伤名义，故一时不好便受。然我既得了他的银子，又送过与他，他受与不受，我就是郭家的人了。如何好又嫁与别人？如若嫁与别人，则前番送与他，都是虚意了。我虽是乡下一个女子，不知甚的，却守节守义，也是一般，断没个任人去取的道理。郭恩人若不要我，我情愿跟随父母，终身不嫁，纺绩度日，决不又到别人家去。”米天禄见女儿说得有理，便不强他，也就回了李家。但心下还想着，要与郭乔说说，要他受了。不期进城几次，俱寻郭乔不见，只得因循下了。

不期一日，郭乔在山中游赏，忽遇了一陈暴雨，无处躲避。忽望见山坳里一带茅屋，遂一径望茅屋跑来。及跑到茅屋前，只见一家柴门半掩，雨越下得大了，便顾不得好歹，竟推开门，直跑到草堂之上。早看见一个老人，坐在那里低着头打草鞋，因说道：“借躲躲雨，打搅休怪。”那老人家忽抬起头来一看，认得是郭乔，不胜大喜。因立起身来说道：

“恩人耶！我寻了恩人好几遍，皆遇不着，今日为何直走到这里？”郭乔再细看时，方认得这老儿，正是米天禄，也自欢喜。因说道：“原来老丈住在这里，我因信步游赏，不期遇雨。”米天禄因向内叫道：“大恩人在此，老妈女儿，快来拜见！”

叫声未绝，范氏早同青姐跑了出来，看见果是郭乔，遂同天禄一齐拜倒在地，你说感恩，我说叨惠，拜个不了。郭乔连忙扶起。三人拜完，看见郭乔浑身雨淋的烂湿，青姐竟不避嫌疑，忙走上前，替郭乔将湿巾除了下来，湿衣脱了下来，一面取两件干布衣，与郭乔暂穿了，就一面生起些火来烘湿衣。范氏就一面去杀鸡炊煮。不一时，湿衣、湿巾烘干了，依旧与郭乔穿戴起来。范氏炊煮熟了，米天禄就放下一张桌子，又取一张椅子，放在上面，请郭乔坐了，自家下陪。范氏搬出肴来，青姐就执壶在旁斟酒。郭乔见他一家殷勤，甚不过意，连忙叫他放下，他那里肯听。米天禄又再三苦劝，只得放量而饮。饮到半酣之际，偷着将青姐一看，今日欢颜，却与前日愁容，大不相同。但见：

如花貌添出娇羞，似柳腰忽多袅娜。春山眉青青非蹙恨，秋水眼淡淡别生春。纤指捧觞飞笋玉，朱唇低劝绽樱丹。笑色掩啼痕，更饶妩媚。巧梳无乱影，倍显容光。他见我已吐出热心，我见他又安忍装成冷面。

郭乔吃到半酣，已有些放荡。又见青姐在面前来往，更觉动情。心下想一想，恐怕只管留连，把持不定，弄出事来。又见雨住天晴，就要作谢入城。当不得米天禄夫妻，苦苦留住道：“请也请恩人不容易到此，今邀天之幸，突然而

来，就少也要住十日半月，方才放去。正刚刚到得，就想回去，这是断断不放。”郭乔无奈，只得住下。米天禄又请他到山前山后去游玩。游玩归来，过了一宿。到次日清晨，米天禄在佛前烧香，就指着供奉的牌位与郭乔看道：“这不是恩人的牌位么？”郭乔看了，就要毁去，道：“多少恩惠，值得如此，使我不安。”米天禄道：“怎说恩惠不多，若非有此，我老汉一死，是不消说的；就是老妻小女，无依无倚，也都是一死，怎能得团头聚面，复居于此？今得居此者，皆恩人之再生也。”郭乔听了，不胜感叹道：“老丈原来是个好人！过去的事，怎还如此记念！”天禄道：“感恩积恨，乃人生钻心切骨之事。不但老汉不敢忘恩人大德，就是小女，自拼卖身救父，今得恩人施济，不独救了老汉一命，又救了小女一身。他情愿为婢，伏侍恩人；又自揣村女，未必入恩人之眼，见恩人不受，不敢苦强。然私心以为得了恩人的厚惠，虽不蒙恩人收用，就当卖与恩人一般，如何又敢将身子许与别人？故昨日李家见老汉钱粮完了，又要来议婚，小女坚决不从，已力辞回去了。”郭乔听了着惊道：“这事老丈在念，还说有因；令爱妙龄，正是桃夭之子，宜室宜家，怎么守起我来！那有此理！这话我不信。”米天禄道：“我老汉从来不晓得说谎。恩人若不相信，待我叫他来，恩人自问他便知。”因叫道：“青姐走来，恩人问你话。”青姐听见父亲叫，连忙走到面前。郭乔就说道：“前日这些小事，乃我见你父亲一时遭难无偿，我自出心赠他的。青姑娘卖身救父，自是青姑娘之孝，却与我赠银两不相干。青姑娘为何认做一事？若认做一事，岂不因此些小之事，倒误了青姑娘终身？”青

姐道：“事虽无干，人各有志，恩人虽赠银周急，不为买妾，然贱妾既有身可卖，怎叫父亲白白受恩人之惠？若父亲白白受恩人之惠，则恩人为仁人，为义士，而贱妾卖身一番，依旧别嫁他人，岂非止博虚名，而不得实为孝女了？故恩人自周急于父亲，贱妾自卖身于恩人，各行各志，各成各是，原不消说得。若必欲借此求售于恩人，则贱妾何人，岂敢仰辱君子，以取罪戾？”郭乔听了大喜道：“原来青姑娘不独是个美女子，竟是一个贤女子。我郭挺之前日一见了青姑娘，非不动心，一来正在施济，恐碍了行义之心；二来年齿相悬，恐妨了好逑之路，故承高谊送来之时，急急避去，不敢以色徒自误。不期青姑娘倒有此一片眷恋之贞心，岂非人生之大快！但有一事，也要与青姑娘说过：家有荆妻，若蒙垂爱，只合屈于二座。”青姐道：“卖身之婢，收备洒扫足矣，安敢争小星之位？”郭乔听了，愈加欢喜道：“青姑娘既有此美意，我郭挺之怎敢相轻，容归寓再请媒行聘。”青姐道：“贱妾因已卖身与恩人，故见恩人而不避。若再请媒行聘，转属多事，非贱妾卖身之原意了。似乎不必！”郭乔说道：“这是青姑娘说的，各行各志，不要管我。”说定，遂急急的辞了回寓。正是：

花有清香月有阴，淑人自具淑人心。

若非眼出寻常外，那得芳名留到今。

郭乔见青姐一个少年的美貌女子，情愿嫁他，怎么不喜。又想青姐是个知高识低的女子，他不争礼于我，自是他的高处；我若无礼于他，便是我的短处了。因回寓取了三十二两银子，竟走至县中，将前事一五一十，都与母舅说了，

要他周全。王知县因见他客邸无聊，只得依允了。将三十二两银子，封做两外，以十六两做聘金，以十六两做代礼。又替他添上一对金花，两匹彩缎，并鹅酒果盒之类。又叫六名鼓乐，又差一吏，两个皂隶，押了送去。分付他说：“是本县为媒，替郭相公娶米天禄女儿为侧室。”吏人领命，竟送到种玉村米家来。恐米家不知，先叫两个皂隶报信。不期这两个皂隶，却正是前日催粮的差人。米老儿忽然看见，吃了一惊道：“钱粮已交完，二位又来做什么？”二皂隶方笑说道：“我们这番来，不是催钱粮。是县里老爷，替郭相公为媒，为聘你令爱。聘礼随后就到了，故我二人先来报喜。”米老儿听了，还不信道：“郭相公来聘小女，为甚太爷肯替他做媒？”二皂隶道：“你原来不知，郭相公就是我县里太爷的外甥。”米天禄听了，愈加欢喜，忙忙与女儿说知，叫老母央人相帮打点。

早鼓乐吹吹打打，迎入村来了。不一时到了门前，米天禄接着，吏人将聘礼代礼，金花彩缎，鹅酒果盒，一齐送上。又将县尊分付的话，一一说与他知。米老儿听了，满口答应不及的道是。忙邀吏人并皂隶入中堂坐定，然后将礼物一一收了。鼓乐在门前吹打，早惊动了一村的男男女女，都来围看，皆羡慕道：“不期米家女儿，前日没人要，如今倒嫁了这等一个好女婿。”范氏忙央亲邻来相帮，杀鸡宰鹅，收拾酒饭，款待来人。只闹了半日，方得打发去了。青姐见郭乔如此郑重他，一发死心塌地。郭乔要另租屋娶青姐过去，米天禄恐客边不便，转商量择一吉日，将郭乔赘了入来。又热闹了一番，郭乔方与青姐成亲。正是：

游粤无非是偶然，何曾想娶鹄桥仙。

到头柱子兰孙长，方识姻缘看线牵。

二人成亲之后，青姐感郭乔不以卖身之事轻薄他，故凡事体心贴意的奉承。郭乔见青姐成亲之后，比女儿更加妍美，又一心顺从，甚是爱他。故二人如鱼似水，十分相得。每日相偎相依，郭乔连游兴也都减了。过了些时，虽也记挂着家里，却因有此牵绊，便因循循过了。

忽一日，郭福又载了许多货来，报知家中主母平安，郭乔一发放下了心肠。时光易过，早不知不觉，在广东住了年半有余。王知县见他久不到衙，知他为此留恋，因差人接到衙。劝戒他道：“我接你来游粤的初念，原为你一时不曾中得，我恐你抑郁，故接你来散散。原未尝叫你在此抛弃家乡，另做人家。今你来此，已将及二载，明年又是场期，还该早早回去，温习书史，以图上进。若只管流落在此，一时贪新欢，误了终身大事，岂不是我做舅舅的接你来倒害你！”郭乔口中虽答应道：“舅舅大人分付的是！外甥只等小价还有些货物一卖完，就起身回去了。”然心里实未尝打点归计。

不期又过不得几时，忽王知县报行取了，要进京，遂立逼着要郭乔同去。郭乔没法推辞，只得来与青姐说知。青姐因说道：“相公故乡，原有家产，原有主母，原有功名，原该回去，是不消说得的。贱妾虽蒙相公收用，却是傍枝，不足重轻，焉敢以相公怜惜私情，苦苦牵缠，以妨相公之正业。但只有一事，要与相公说知，求相公留意，不可忘了。”郭乔道：“你便说得好看，只是恩爱许久，一旦分离，如何舍得？你且说，更有何事，叫我留意？”青姐道：“贱妾蒙相

公怜爱，得侍枕席，已怀五月之孕了。倘侥幸生子，贱妾可弃，此子乃相公骨血，万不可弃，所以说望相公留意。”郭乔听了，惨然道：“爱妻怎么就说到一个弃字！我郭乔纵使无情，也不至此。今之欲归，非轻舍爱妻，苦为母舅所迫耳！归后当谋再至，决不相负。”青姐道：“相公之心，何尝愿弃。但恐道路远，事牵绊，不得已耳。”郭乔道：“弃与不弃，在各人之心，此时也难讲。爱妻既念及生子，要我留名，我就预定一名于此，以为后日之征何如？”青姐道：“如此更妙。”郭乔道：“世称父子为乔梓，我既名乔，你若生子，就叫做郭梓罢了。”青姐听了，大喜道：“谨遵相公之命。”又过了两日，王知县择了行期，速速着人来催。郭乔无可奈何，只得叫郭福留下二百金与米天禄，叫他置些产业，以供青姐之用。然后拜别，随母舅而去。正是：

东齐有路接西秦，驿路山如眉黛颦。

若论人情谁愿别，奈何行止不由人。

郭乔自别了青姐，随着母舅北归，心虽系念青姐，却也无可奈何。月余到了庐州家里，幸喜武氏平安，夫妻相见甚欢。武氏已知道娶了青姐之事，因问道：“你娶了一妾，何不带了来家，与我作伴也好，为何竟丢在那里？”郭乔道：“此不过一时客邸无聊，适为凑巧，偶尔为之，当得甚么正景？远巴巴又带他来？”武氏道：“妻妾家之内助，倘生子息，便要嗣续宗祖，怎说不是正景？”郭乔笑道：“在那里也还正景。今见了娘子，如何还敢说正景。”说的夫妻笑了。过了两日，忽闻得又点出新宗师来科举。郭乔也还不放在心上，倒是武氏再三说道：“你又不老，学中名字又还在，何

不再出去考一考？”郭乔道：“旧时终日读书，也不能巴得第一第。今弃了将近两年，荒疏之极，便去考，料也无用。”武氏道：“纵无用，也与闲在家里一般。”郭乔被武氏再三劝不过，只得又走到学中去销了假，重新寻出旧本头来又读起。读到宗师来考时，喜得天资高，依旧考了一个一等，只无奈入了大场，自夸文章锦绣，仍落孙山之外。一连两科，皆是如此。初时还恼，后来知道命中无科甲之分，连恼也不恼。此时郭乔已是四十八岁，武氏也是四十五岁，虽然不中，却喜得家道从容，尽可度日。郭乔自家功名无望，便一味留心教子。不期儿子长到一十八岁，正打帐与他求婚，不期得了暴疾，竟自死了。夫妻二人，痛哭不已，方觉人世有孤独之苦，急急再想生子，而夫妻俱是望五之人，那里还敢指望！虽武氏为人甚贤，买了两个丫头，在房中伏侍郭乔，却如水中捞月，全然不得。初时郭福在广东做生意，青姐处还有些消息，后来郭福不走广东，遂连消息都无了。郭乔虽时常在花前月下念及青姐，争奈年纪渐渐大了，那里能够到得广东。青姐之事，只当做了一场春梦，付之一叹。学中虽还挂名做个秀才，却连科举也不出来了，白白的混过了两科。

这年是五十六岁，又该乡试，郭乔照旧不出来赴考。不期这一科的宗师，姓秦名鉴，虽是西人，却自负知文，要在科场内拔识几个奇才，正案虽然定了，他犹恐遗下真才，却又吊考遗才，不许一名不到。郭乔无奈，只得也随众去考，心下还暗暗想道：“考一个六等，黜退了，倒干净，也免得年年奔来奔去。不期考过了，秦宗师当面发落第一名，就叫郭乔问道：“你文字做得渊涵醇正，大有学识，此乃必售之